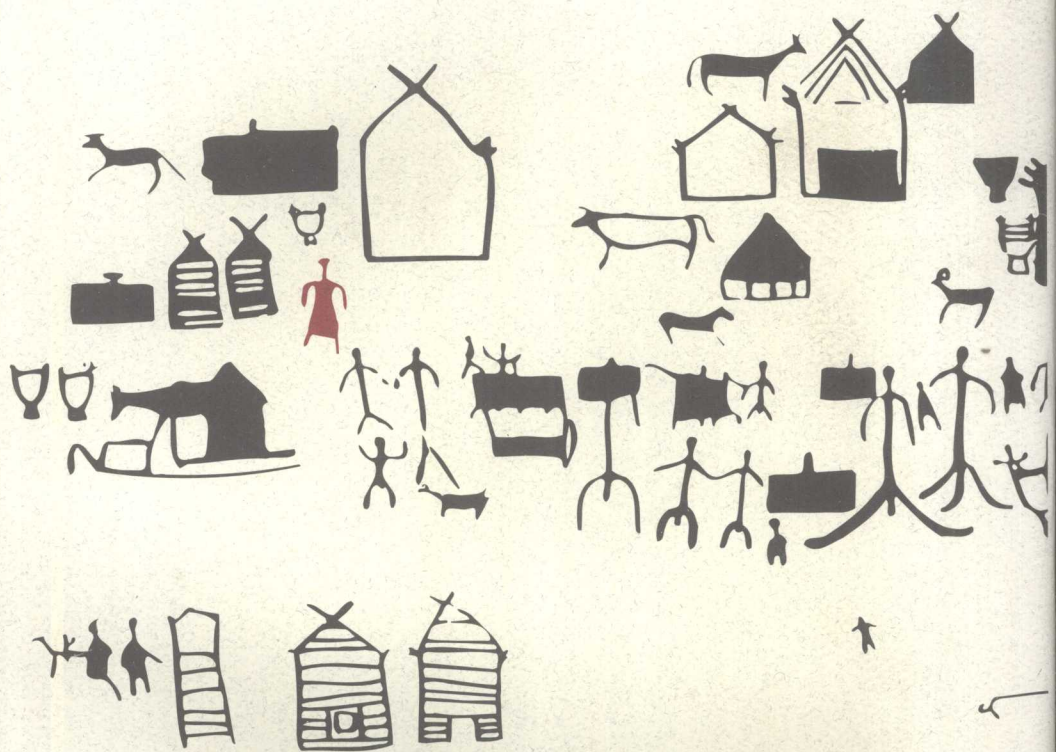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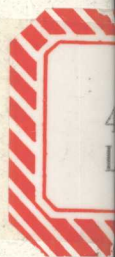




林泠詩集

林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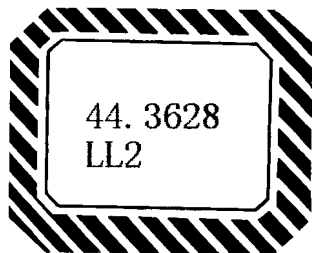


洪範文學叢書(83)

林泠詩集

443628
LL2

林
泠



洪範書店印行

洪範文學叢書 83

林沄詩集

著 者：林 沄

發行人：孫玫兒

出版者：洪範書店有限公司

臺北市廈門街一三巷一七一號二樓

電話 (〇二)二三六五七七

傳真 (〇二)二三六八三〇〇一

郵撥 〇一〇七四〇二一〇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印 刷：長紅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陳長文 蕭雄淋

初 版：一九八二年五月

三版三印：二〇〇一年五月

定價二〇〇元

(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ISBN 957-9525-50-1

目次

林泠的詩（楊牧）

1

第一輯 叩關的人

不繫之舟

22

雲的自剖

24

散場以後

26

撞鐘人

28

紫色與紫色的

30

一張明信片・一九五五年

32

叩關的人

第二輯 四方城

- 之一：三月夜
之二：星圖
之三：阡陌
之四：未知的上帝
之五：女牆
之六：崖上
之七：菩提樹
之八：夜譚
之九：故事
之十：題畫
之十一：微悟
之十二：七重天

34

40

42

44

46

48

50

52

54

56

58

60

62

之十三：未竟之渡

之十四：春之祭

第三輯 雪地上

林蔭道

古老的山歌

送行

斷流

六月的樹

造訪

雪地上

第四輯 常夜燈

常夜燈

從人誕生的蜘蛛

66 64

86 84 82 80 78 74 72

96 94

實驗室

給填海者

南方啊

心

「一九五六」序曲

潮來的時候

沉落

瓶花

第五輯 非現代的抒情

清晨的訪客

夜營(一)

夜營(二)

南行過大草原

彩衣

136 130 126 124 122

114 112 108 106 104 102 100 98

南京東路微醒

140

非現代的抒情

144

流浪人

150

第六輯 建築

建築

158

列車

164

夜市

166

西風

172

無花果

176

現代的抒情（馬莊穆）

183

——兼評詩人林冷

林泠的詩

楊牧

一

林泠有一首詩是關於春天的，題目〈三月夜〉，初稿寫於一九五五年三月七日，距今天正好二十七年；定稿則為第二年的三月七日。開頭一段兩行：

三月的冷峭已隨雲霧下降了

三月的夜，我猜，是屬於金星的管轄。

清澈的意象在優柔婉約的聲籟中突出，彷彿訴說着一件極重要的事，然而欲言又止。冷峭的寒意在雲霧中，促使一敏感的少女剎那間尋到了詩的意象，有心將那意象擴充為感情思維的記錄，然而矜持之間，跌宕於第二行的卻是含蓄的「我猜」，並且訴諸星系的傳說，忽然在轉折中，獲取另一種天真的聲調：「是屬於金星的管轄」：

每一個角落都藏着

小小的探子們

它們被打發到這兒來等候

等候風信子發佈晴朗的消息。

——你看，那從冬青叢中探出頭來的

便是桃樹頑皮的小黑奴。

些微的潛在傷感竟發展為輕巧的童話，雖然兒童和成年人都不容易確定「小小的探子們」是誰，「桃樹頑皮的小黑奴」是誰。那是詩人在思索追憶中必然孕育出來的宇宙的「小精靈」吧，在夜間出現，奔走充塞於她的心胸和目光所及的每一個角落。不錯，

正是一些等得不耐煩的小精靈。林泠在第三段裏重拾「風信子發佈晴朗的消息」一點有力的暗示，積極加以渲染，寫出春天的音訊；而嚴冬勢必退隱，把世界讓給旋舞來到的春光，大家都在熱切地等候着，在每一個角落，在潛伏的些微傷感中期待某種喜悅：

還有一些——

我是不能說的

三月的夜知道

三月夜的行人知道

童話臻於最美麗善良的時候，是一首充滿暗喻的抒情詩，張望春天來到，乖巧地，卻又有些不耐煩。時間過得真慢。然而林泠並不只在爲我們講一個童話故事而已；她在詠歎追懷，乃於期待春天的主題裏，透露某種少女不太能夠把握理解的淺愁。可是她又不着一個愁字，竟能點出悵惘，欲言又止：「我是不能說的」，暗示這金星管轄的三月夜裏，有一個秘密，須以秘密始，以秘密終，只能和當事者有心的人分

享，而夜是她們的見證。

〈三月夜〉的婉約優柔和純真矜持頗能代表大部份林冷詩的風格和體裁。這首詩和她絕大部份值得留傳的詩都作於將近三十年前的臺北，現代主義正在「等得不耐煩」，都急於開始一次勇敢的文學革新的時代。內心的探索，意象化的有機結構，和自然流動的聲調節奏是林冷詩的擅長，毫不勉強，絕無虛假贗偽的痕迹——甚至當她在創造「私我神話」的時候，帶點隱約朦朧的色彩，但絕不晦澀，因為這些詩是真摯率性的流露，通過含蓄的暗喻，構成當時臺灣詩壇最動人的新聲。

二十七年前的臺灣現代詩壇，能從事內心的探索，使用意象化的有機結構，並且把握自然流動的聲調節奏的新人，當然不只林冷一個。當時駁駁然具有潛力的青年詩人當中，方思冷肅深刻，鄭愁予意象圓融，楊喚音響活潑，都有他們顯著的特色。回看〈三月夜〉，不免覺得一代青年詩人中年齡最小的林冷，尚能融會各種新意，兼及許多優點，冷肅的內心探索和準確的意象結構固不待言，這首詩不但和她別的作品一樣可以證明她音響的活潑，而且更直接傳達了楊喚出名的童話詩心，以小精靈的世界推展出一個抒情詩的宇宙。按楊喚死於一九五四年三月七日，距此詩之初稿完成為一年，距定稿之完成為兩年；距我們今天感慨回顧現代詩在臺灣的濫觴，

則已經二十八年了。

二

林泠當時所探索的內心，其實多集中於少女情懷一點，這於青年詩人說來毋寧是最自然的。我深信一個詩人如果在青年時代竟寫不出優秀的情詩，或者拒絕將愛情寫進詩裏（不管是因爲了甚麼崇高的文學理論所執拗，或爲任何現實的顧忌和羞澀），總是遺憾可惜。我甚至覺得在一般正常的狀況下，青年時代即發軔寫詩，卻無情詩足以選刊示人的，大概不是真正善感能知的詩人吧；當然我們並不要求詩人一生都以愛情爲文學之表現鵠的。林泠的情懷一貫而真實，但付諸文學，卻沖淡於藝術的精巧鍛鍊中，轉化爲傳說和故事，以虛實之間的影象支持一連串的比喻，左右暗示那些感傷和喜悅，構成爲探索的詩，歡迎和拒絕的心緒，帶着不少幻想，摻和了自覺和矜持，適可而止。〈三月夜〉寫的是春天，正是少女情懷的一部份；而我也認爲轉折描寫春天的技巧，允爲一個青年詩人表現潛力的重要挑戰——任何人若是沒有能力將春天或春天的訊息描寫透徹，大概也稱不上甚麼才具。愛情如此，春天

如此，則詩之境界是如何將二者貫通於嶄新的意象，結構，和聲響之中，使我們感知其存在，而無梗概蕪雜之嫌，反識其獨創開拓的韻味。愛情是林冷當時大半作品的主題，春天是背景的一種襯托，一種氛圍，是寓言的支架。林冷還透過許多別的世界在表現描繪着那一份矜持猶豫的情懷。

林冷詩裏有許多故事，雖然我們無法明確理出故事的來龍去脈，但總是感動地想聽。可是詩人往往只說了一半，欲言又止，或者只說了十分之一，忽然就停了。正如她自己也承認的：

輪到我的故事了，戀的故事

（戀是謝幕的歌者，隱去

在悠悠地結束那支即興曲後）

這時，我祇扯下燈罩的流蘇，打着
一個奇怪的結……

（夜譚）

是輪到她的故事了，但她卻觀察着敘述着別人的表情和故事，「打着一個奇怪的結」，從來不會清晰地將她的細節托出。她把最深刻感動的心事藏在胸臆深處，而通過詩的隱喻和音響，對我們回憶一棵傳說裏的菩提樹，在那樹上她曾刻上十字，「每一個，是一次回顧」，有些迷惑，有些深情的期待，而「太空正流過一隻歌——好長的曲調啊！」她說：

我在想，該怎樣結束一個期待呢？

我抽出刀，閉上眼睛，徐徐刮去那些十字……

（菩提樹）

這是傳統抒情詩最成熟的矜持，林泠在五十年代又爲我們加上一層有力的證明。矜持是必要的，正如她在另外一首詩裏所說，許多事情的本質只能和知心的人共享，外人頂多風聞些片斷，不能進入溫暖慷慨的故事中心，不能進入「美麗」：

那份故事的美麗，是祇屬於

愛打赤腳走路的人的

（〈故事〉）

林泠在詩裏提要地敘說，她曾經和甚麼人「爭論着熱帶風信子的顏色，和偶然記不清的樂句一小節」（〈七重天〉）；甚至以一行簡潔的文字說道：「水巷的相遇已成故事」（〈古老的山歌〉）；或者「真奇怪啊，爲甚麼冬天竟會不冷」（〈送行〉）。讀她的詩，我們有時會覺得是被詩人冷落了，因爲她沒有把我們放在平等的地位，卻專心地對着特定的另外一個人，認真虔誠地訴說着，使用她們習慣了的象徵，不是我們所能完全把握理解的語言和暗示；然而這或許便是我們所承認的「抒情詩的矜持」，是中國古典文學的瑰麗面，在林泠詩中毫無保留地重現發揮了。

前文提到詩人的「私我神話」，指詩人作品中經常出現的小故事，微妙而帶着反覆不太變化的細節，然而截頭去尾，點到爲止，這是林泠詩中相當重要的一環。我們或許已經難以將這些私我神話中的故事理出完整的頭緒，但有些線索足以描出詩人探討感情生命的軌迹，卻又不可忽略。例如林泠詩中有一片相當完備美麗的北國意象，也許不只是意象而已，乃是一組意象的組合，構成爲完備美麗的寓言，故事，

神話。〈叩關的人〉穿戴玄色的衿衣，手揚着馬鞭；一個故事開始了，她說：「開始在塞外草原上的溪邊」。或是：

我靜靜仰臥着，在雪地上。

雪地上

那皚皚的銀色是戀的白骨

（雪地上）

這時「南半球的風信子還在流浪。」她透過意象的組合，以暗示和流動發展的譬喻創造一個故事的核心，從而探索自我精神的激動和變化。又例如抽象的「南方」，星似太陽的碎屑，「撒在路旁高大的鳳凰木上」，錦葵花和映山紅的世界，甚至更遠些：

此刻，我的沉默該是驕傲

在澳洲，一片仍未開拓的處女地上

我將是牧場的主人